

梦的衣裳

琼瑶全集
33



言情小说经典·琼瑶作品全集

33

梦的衣裳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”出版社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陆雅晴在街上闲荡。

这决不是一个适宜于压马路的日子，天气好热，太阳好大，晒得人头昏昏，脖子后面全是汗。偏偏这种不适宜出门的下午，却又有那么多的人不肯待在家里，都跑到街上来穿来穿去，把整个西门町都挤得人碰人，人挨人。连想看看橱窗都看不清楚。真搞不懂这些台北市的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都从家里往外跑？总不成每个人都像她一样，家里有个和她同年龄的“继母”？

唉！想起李曼如，陆雅晴就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曼如不是坏女孩，她善良真挚聪明而美丽。问题只在于，天下漂亮的小伙子那么多，她都不嫁，偏偏选择了雅晴的父亲。这时代是怎么啦？少女不爱少男，却爱中年男人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这也不能怪曼如，父亲才四十二岁，看起来顶多三十五，又高又帅又文质彬彬。有成熟的韵味，有人生的经验，有事业的基础……难怪曼如会为父亲倾倒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毅然决然的嫁进陆家。对父亲来说，这婚姻是个充满柔情蜜意，炽烈热情的第二个春天，因为他已经整整鳏居了八年了。可是，对雅晴来说，却有一肚子苦水，不知能向何人诉说？

家里忽然多了个“小妈妈”，小到当雅晴的姐姐都不够大。她连称呼李曼如都成了问题，当然不能叫妈妈，叫阿姨也不成，最后变成了没有称呼，见了面彼此“客客气气”的瞪眼睛虚伪的强笑，然后没话找话说。父亲在场的时候更尴尬，曼如常常忘形的和父亲亲热，雅晴看在眼里，说有多别扭就有多别扭。父亲注意到她的“别扭”，也就一脸的不自在。忽然间，雅晴就了解到一事实，以前父女相依为命的日子已成过去，自从曼如进门，她在家里的地位已成多余。这个家，她是再也待不下去了。

雅晴并不怪父亲，也不怪曼如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雅晴就成了个“宿命论者”。她相信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你斗不过命。而且，在心底的底层，她虽然懊恼父亲的婚姻，却也有些同情父亲和曼如。她知道他们两个都急于要讨她的好，又不知从何著手。她知道父亲对她有歉意，其实是不必须的。曼如对她也同样有种不必须的歉意。不管怎样，这种情绪上的问题使他们越来越隔阂，也越来越难处了。

这个家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尤其，是发生今天的事以后。

今天的事是怎样发生的呢？

陆雅晴停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外面，瞪视著橱窗里几件最流行的时装。她微歪著头，心不在焉的沉思著。她手里拎了个有长带子的帆布手袋，橱窗里也有这种手袋，和衣服配色应用。感谢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功，使她的服装用品也都走在时代的前端。真的，感谢！她咬咬牙蓦然把手袋用力一甩，甩到背上去。手袋在空中划了个小小的弧度，打在后面一个

人的身上，才落在自己的肩头。后面的人叽咕了一句什么，她回头看看，轻蹙著眉，那是个好年轻的男人！她把已到嘴边的道歉又咽了回去。没好气的猛一甩头，男人看什么女人服装？

是的，今天的事就出在女人的时装上。

父亲去欧洲一星期，今晨才到家，箱子一打开，雅晴已经习惯性的冲过去又翻又挑又看，一大堆真丝的衬衫和肩头吊带的洋装使她欣喜如狂，她抱起那些衣服就大喊大叫的嚷开了：

“爸！你真好！你的眼光是第一流的！”

空气似乎凝固了。她猛然抬头，才发现父亲又僵又古怪的表情，和曼如那一脸的委屈。突然，她明白了。今年不是去年，不是前年，不是以往那许许多多父亲出国归来的日子。这不是买给她的！顿时间，她觉得一股热潮直冲上脸庞，连胸口都发热了。她仓促的站起身，抛下那堆衣服，就直冲进自己的卧室。她听到父亲在身后一迭连声的呼喊著：

“雅晴，是给你的呢！怎么啦？真的是给你的呢！爸给你挑的呢！”

如果父亲不这样“特别”的解释，她还会相信总有几件属于自己，但是，父亲越说，她越不愿去碰那些衣服了。尤其，曼如是那样沉默在自己的委屈中。她几乎可以代曼如“受伤”了，“受伤”在父亲这几句情急的“呼喊”里。一时间，她为自己难过，为曼如难过，也为父亲难过了。

总之，这个家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。

她凝视橱窗，轻叹了口气。这个游荡的下午，她已经不

知道叹了多少声气了。太阳已渐渐落山，暮色在不知不觉间游来，她用手指无意识的在橱窗玻璃上划著，觉得无聊透了。橱窗玻璃上有自己面孔的模糊反影，瘦削的瓜子脸庞，零乱的披肩长发，格子长袖衬衫……她瞪视著这个反影，突然怔了怔。有件事吸引了她的注意力，在自己的反影后面，有另一张脸孔的反影，模糊而朦胧，一张男人的脸！她想起刚刚自己用手袋打到的那个人，是同一个人吗？她不知道。怎么会有男人看女人服装看得发了痴？这时代神经病多，八成精神有问题，自己也站得腿发酸了，是不是精神也有问题呢？走吧！总不成对著这几件衣服站到天黑。

她转过身子，沿著成都路，继续向前走去。慢吞吞的，心不在焉的，神思恍惚的。一只手懒洋洋的扶著手袋的背带。那带子总往下滑，自己的肩膀不够宽。她又把手袋一甩，背在背上，用大拇指勾著带子。有家书店的橱窗里放了一本书《第二个春天》，哈！应该买来送给爸爸，她停下了，望著那本书傻笑。忽然，她再度一怔，橱窗玻璃上，又有那张年轻男人的脸孔！

你被跟踪啦！她对自己说。她耸了耸肩，并不在乎，也不惊奇。从十六岁起，她就有被男孩子跟踪的经验，也曾和那些男孩打过交道。经验告诉她，这种当街跟踪女生的人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小混混，这种吊女孩子的方法已经落伍了。傻瓜！她瞪著玻璃上的反影，你跟错人啦！

她继续往前走。开始留心背后的“跟踪者”了。是的，那人在她后面，保持著适当距离，亦步亦趋著。她故意转了一个弯，站住。那人也转了个弯，站住了。无聊！她又往前走，

听著身后的脚步声。然后，她放快了步子，开始急走，前面有条小巷，她钻了进去，很快的从另一头穿出来，绕到电影街前面去。她再走几步，回头看看，那男人不见了。她抛掉了他！

电影街灯火辉煌。霓虹灯在每家店铺门口闪亮。怎么？天都黑了，夜色就这样不声不响的来临了。她觉得两条腿又酸又痛，夜没有带来凉爽，地上的热气往上升，似乎更热了。她又热又累又渴，而且饥肠辘辘。前面有家名叫“花树”的西餐厅，看样子相当豪华。她决定要奢侈一下，反正是用老爸的钱。她已经牺牲了豪华的欧洲服装，总可以享受一下豪华的台北西餐吧！

她走进“花树”，在一个角落的位子上坐了下来。这儿确实相当豪华，屋顶上有几千几百个小灯，像一天璀璨的星辰，使她想起一本名叫《千灯屋》的小说。她靠在软软的皮沙发里，望著菜单。然后，她狠狠的点了牛尾汤、生菜沙拉、菲力牛排、咖啡、奶油蛋糕，和一大杯冰淇淋。那侍者用好奇的眼光一直打量她，她用手托著下巴，仰望著那侍者，用清脆的声音问：

“你没有遇到过不节食的人吗？”

那侍者笑了。说：

“希望能天天遇到。”

侍者走了。她仰靠在沙发中，放松了四肢。抬头望著屋顶上那些成千成百的小灯。奇怪，这儿有千盏灯，室内的光线却相当幽暗，光线都到哪儿去啦？她张望了半天，也没发现什么原因，低下头，她的目光从屋顶上转回来，蓦然间，她

吓了一跳，有个男人正静悄悄的坐在她对面空著的位置上。

她睁大眼睛瞪视著面前这个陌生男人。还来不及说话，侍者又过来了。那男人没看菜单，唇边漾起一丝微笑，他对侍者说：

“你碰到第二个不节食的人了。我要一份和她一模一样的！”

侍者走开之后，雅晴坐正了身子，挺了挺背脊。她开始认真的仔细打量对面这个人。她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街上跟踪她的那个家伙，因为，他决不像个“不务正业”的“小混混”。他五官端正，眼睛深邃而鼻梁挺直。他有宽宽的额和轮廓很好的下巴，大嘴，大耳，宽肩膀，穿著一身相当考究的深咖啡色西装，米色衬衫，打著黑底红花的领带。他看来大约有二十四、五岁，应该过了当街追女孩子的年龄。他浑身上下，都有种令人惊奇的高贵与书卷味。连那眼睛都是柔和而细致的，既不灼灼逼人，也不无礼。虽然，他始终一瞬也不瞬的盯著她，但他那眼睛里的两点光芒，竟幽柔如屋顶的小灯。她愕然了，微张著嘴，几乎说不出话来了。那男人静静的坐著，唇边仍然带著那丝微笑，很仔细、很深沉的望著她，眼底凝聚著一抹奇异的、研判的味道，彷彿想把她的每个细胞都看清楚似的。

他并没有说话，她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就这样彼此对视著，直到侍者送来了牛尾汤。

“吃吧！”他开了口，声音低柔而关怀，颇富感情的：“一个下午，你走遍了台北市，应该相当饿了！”

噢！原来他就是跟踪她的那家伙！

“你跟踪了我？”她明知故问，语气已经相当不友善，她的眉毛扬了起来。

“是的。”他坦然的回答，在他那温和高贵而一本正经的脸上，丝毫看不出他对“跟踪”这件事有任何犯罪感或不安的情绪。

“跟踪了多久？”她再问。

“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起，那时你走上天桥，正对一块电影看板做鬼脸，那电影看板上的名字是《我只能爱一次》。你对那看板又掀眉毛又瞪眼睛又龇牙咧嘴，我想，那看板很惹你生气。”

“哦？”她掀起了眉，也瞪大了眼，可能也龇牙咧嘴了。
“你居然跟了我那么久！你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“发现你很苦恼，很不安，很忧愁，很寂寞，而且，你迷茫失措，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。”他停住，拿起胡椒瓶，问：“汤里要胡椒吗？”

她抢过胡椒瓶来，几乎把半瓶胡椒都倒进了汤里。她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竟把她看得透透的。她一面生气，就一面对汤里猛倒胡椒粉。直到他伸过手来，取走了她手里的瓶子。他静静的看了她一眼，就从容不迫的把她面前的牛尾汤端到自己面前来，把自己那盘没有胡椒粉的换给了她，说：

“我不希望你被胡椒粉呛死。”

“我倒希望你被呛死。”她老实不客气的说。

“如果我被呛死，算是我的报应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”他安详的说，又仔细的看了她一眼，就自顾自的喝起那盘“胡

椒牛尾汤”来。“你生气了。”他边喝边说，撕了一片法国面包，慢吞吞的涂著牛油。“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生气的时候表情非常丰富？”

“有。”她简短的答。

“是吗？”他有些惊奇。

“你告诉过我，”她喝著汤，瞪圆了眼睛鼓著腮帮子。“你刚刚说的，什么又皱眉又瞪眼又龇牙咧嘴的！”

“噢！”他笑了。那笑容温文儒雅而又开朗，竟带著点孩子气。她注视他，心里乱糟糟的。老天，这算什么鬼名堂？自己居然会坐在西餐厅里和一个陌生的“跟踪者”聊起天来了。

“这是你第几次跟踪女孩子？”她没好气的问。

“第一次。”

“哈！”她往后仰。“第一次！你认为我会相信？”

“我没有要你相信。”他说，递给她一片涂好牛油的面包。
“吃一片面包？”

她接了过来，开始吃，眼光就离不开面前这张脸孔。不知怎的，虽然她气呼呼怒冲冲的，她却无法对这个人生出任何反感。因为他看来看去，就不像个坏人。或者，所有“坏蛋”都会有个漂亮的外壳，你不敲开蛋壳，是看不到内容的。

“为什么要跟踪我？”她又问了句傻话，才问出来就后悔了，她预料，他会回答：因为你很漂亮，因为我情不自己，因为你寂寞而又哀愁，因为……

“因为你生气的那副怪相，”他说了，在她的愕然和惊讶中说了：“因为你走路的姿态，还有你说话的声音，你甩手袋的习惯，你的长相，以及你这副修长的身材。”

“哦？”她皱眉。“你这算是恭维我吗？”

“我没有恭维你。”他坦率的说，坦率而真诚。“你长得并不很美，你的眉毛不够清秀，嘴巴不是樱桃小口，下巴太尖，但是你的眼睛生动灵活而乌黑，这对眼睛是你整个脸孔的灵魂。唉！”他深深的叹了口气，靠进沙发深处，他眼中浮起某种奇异的哀愁。“仅仅是这对眼睛就足以弥补其他一切的不足了。”

她瞪著他，对刚送上来的牛排都忘了吃了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画家？雕刻家？你在找模特儿吗？”

“看样子，”他一本正经的说：“是我们彼此介绍的时候了。”他从小衣口袋中取出一张名片，从餐桌上推到她面前。

她取过来，看到上面的头衔和名字：

“华广传播公司总经理

桑尔旋

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”

传播公司总经理！真相大白，原来他在物色广告模特儿！桑尔旋，好古怪的名字。

“我有个哥哥，名字叫桑尔凯，”他静静的开了口，好像读出了她的心事。“我是弟弟，只好叫桑尔旋，我父母希望我们兄弟代表凯旋。但是，单独念起来，我的名字像是跳快华尔兹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她不懂。

“尔旋，就是‘你转’，叫你一直转，岂不是跳快华尔兹

舞。”

她忍不住笑了。

他怔了，紧盯著她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“第一次看到你笑。”他屏息的说。“你笑得很动人。”他迷惑的注视她。

她收起笑，腮帮子又鼓了起来。

“动人吗？”她冷哼著。“像蒙娜丽莎？呃？”

“我从不觉得蒙娜丽莎的笑动人，”他诚挚的说：“但是你的笑很动人。”

她移开眼睛闷著头吃牛排。心里有个警告的小声音在响著：这是个厉害角色！这是个陷阱，躲开这个人物，他会绕著弯恭维人，会用眼睛说话，有张年轻的脸庞，却有成熟的忧郁，忽而轻快，忽而沉重……这个人是危险的！什么传播公司，搞不好根本是个色狼！

“能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？”他终于问了出来。

她抬起头，冷静的看著他。

“不能。”她简单的回答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在我意料之中。”他说：“你的保护神在警告你，我不是个好人。当街跟踪女孩子，说些莫名其妙的傻话，来历不明而行动古怪，这种人八成是个色狼，要不然就是个神经病！总之，不是个正派人物，你的保护神要你躲开我。或者，”他微侧著头，眼底，有抹孤傲的、萧索的哀愁，这哀愁和他的儒雅温和揉在一起，竟使他有种震撼人的力量。“你确实应该躲

开我。”

她震动而惊愕。

“你一直有这种能力吗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能力？”

“你能读出别人的思想。”

“这是推理，不是能力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不会去理会一个跟踪我的陌生人。”

她凝神片刻，觉得简直被这家伙蛊惑了。

“你——”她吞吞吐吐的问了出来。“到底跟著我干什么？你的传播公司要拍广告片吗？你要找广告模特儿吗？说实话，我不认为我是什么国色天香，能够上镜头的。”

他盯著她。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，”他再说了一遍。

“不。”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！”他说第三遍。

她睁大眼睛困惑的瞪著他。

“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重要性？”她生气的问，因为她几手脱口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重要的不是你的名字，而是你的人，”他说：“如果你一定不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会帮你取个名字。我要叫你——桑桑。”他眼底那幽柔的光芒闪烁了一下。

“桑桑？”她迷惑的。“为什么是桑桑？”

“因为我姓桑，桑桑是个美丽而可爱的好名字！”

她瞪著他。

“我为什么要姓你的姓？”她气呼呼的，这家伙根本在占她便宜。“我不叫桑桑。”

“我愿意叫你桑桑。”他沉静的说，声音里带著点儿微颤。“我说过，这是个好名字。”

“随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，反正我们不会再见面！”她推开了牛排，不想再等甜点和冰淇淋了。“你让我倒胃口，我要走了，如果你是个君子，不许再跟踪我！”

“我不再跟踪你，”他注视她，眼底的光芒闪烁得更亮了，他的声音温柔沉静亲切而感人。“但是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我会在这儿等你，我请你吃晚餐。”

“我不会来的！”她肯定的说。

“你会来的。”他温和的接口。

“我不来，不来，不来，一定不来！”她站起身子，把手袋甩在背上，一迭连声的嚷著，气得又掀眉又瞪眼。

他坐著不动，深刻的凝视她。

“随便你。”他说：“你有不来的自由，但是，我有等你的自由！”

“你等你的吧！我反正不来！”她招手要算帐。

“不用付了，我早已付过了。”

她再瞪他，神经病！掉转身子，她往门口冲去。你爱付帐，就让你付吧！她才举步，就听到他平静而稳定的声音，轻柔的说：

“明天见！桑桑！”

见你的大头鬼！她想。快步的，她像逃避什么灾难似的，